

大棒

The BIG Stick

软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力量的必要性

(美) 埃利奥特·A·科恩 著

刘白云 郭骏 译

*The Limits of
Soft Power and
the Necessity of
Military Force*

新华出版社

大棒

软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力量的必要性

(美) 埃利奥特·A·科恩 著

刘白云 郭骏 译

the
BIG
Stick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棒 : 软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力量的必要性 / (美)埃利奥特·A·科恩著 ;

刘白云, 郭骏译.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2018.4

书名原文: The Big Stick: The Limits of Soft Power and the Necessity of Military Force

ISBN 978-7-5166-3982-5

I. ①大… II. ①埃… ②刘… ③郭… III. ①军事力量-研究-美国

IV. ①E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581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7-1816

THE BIG STICK by Eliot Cohen

Copyright © 2016 by Eliot Cohe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大棒 : 软实力的局限和军事力量的必要性

作者: [美]埃利奥特·A·科恩 译者: 刘白云 郭骏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段晓红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0

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销: 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排: 臻美书装

印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mm×210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6千字

版次: 2018年4月第一版

印次: 2018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66-3982-5

定价: 4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国家责任”

1901年9月3日，在明尼苏达州博览会上，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以“国家责任”为题向大批群众发表了演讲。对于摆脱该地区拓荒者身份仅一代人时间的听众而言，这是一场显然带有乐观主义特征的演讲。在赞美了美国的活力和进取精神，探讨了铸就伟大国家的特质，并回顾了有关劳动力和企业权力的问题后，罗斯福转而谈到外部世界。他说：“我们也许可以确定一点：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将来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在面对其他国家时承担责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决定是否尽职地履行责任。”众所周知，他还以一句谚语提醒听众：“言辞温和，手持大棒，你才能走得长远。”与一些人的认识不同，他的观点并非要赞美令他闻名于世的好战性，而是他在其他场合也经常表达的一种情绪。他说：“让我们说得更明确些，我们言出必行。尽管我们总是言辞温和，但我们时刻准备并愿意付诸行动。”¹

就在4天后，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枪杀了总统威廉·麦金利。在麦金利去世2周后，罗斯福继位。考虑到他的脾气和爱说脏话的习惯，人们也许会认为，美国将与其他国家爆发冲突。然而，事实却并非

如此。在罗斯福任内，美国跻身国际政坛大国之列，但并未经历战争。他出人意料地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其任内，美国与英国遗留的争端得到解决，日俄战争在美国的成功斡旋下结束，美国开始对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

罗斯福决心重振美国军队。在担任海军副部长时，他就对改革海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总统，他支持了威廉·西姆斯这样的军官。西姆斯彻底改革了海军陈旧的射击方式，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美国海军在欧洲作战。罗斯福推动建立了一支能在数量上（尽管不能在质量上）与德军匹敌的舰队。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罗斯福还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进行环球航行，舰船被涂成欢快的白色，以告诉世界美国已经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罗斯福后来写道：“吹嘘我们所做的根本不能给其他国家留下深刻印象，而只会适得其反，但积极的成就可以，20世纪前十几年间，美国有两项真正令外国人民印象深刻的成就，一个是开凿巴拿马运河，另一个是美国舰队的环球航行。”²

罗斯福还帮助改革了美国陆军。这曾是一支由2.7万人组成的边境警察部队，但事实证明，在美西战争期间，这支部队也只有集结并向古巴部署一支远征军的能力。在罗斯福任内，这支部队拥有了总参谋部、高等军事院校和专业技能，并最终在罗斯福卸任6年后有能力调动200多万人的军力。军事力量是罗斯福治国之道的关键组成部分。

本书在罗斯福发表上述演讲和美国登上大国政治舞台一个世纪后重谈“大棒”。本书的起点也是罗斯福政策的起点，即相信军事力量是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但在笔者写作本书时，许多

美国人都想知道，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发挥连他自己都不曾预见的作用——世界秩序的捍卫者、一众自由国家的领导者，以及外国人民自由的代言人和在某些情况下的捍卫者。

尽管今天有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世界上发挥这样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人不这样认为。根据 2014 年的一项民调，约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管好自己的事情，让其他国家自己尽力和平相处。”而持有这种观点的受访者比例在 1964 年是 20%，在 1995 年是 40%。当然，这些数字也在变化，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例如，以无人机打击恐怖分子，或在 2015 年派遣顾问协助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美国发挥上述国际作用。尽管如此，今天质疑“大棒”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工具作用的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³

本书将探讨催生这种怀疑态度的诸多问题。它提出的问题是，武力应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它探讨的是军事力量的使用及其局限性。本书还将探讨构成更大议题的一系列问题：美国为何要在狭义的自我防御任务之外使用军事力量？过去 15 年间的战争有何教训？它总体上是失败的吗？美国将以威胁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对抗的主要对手是谁？美国可以并应该使用的硬实力工具是什么？美国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决定这样做？这是一部有关战略分析而不是程序设计的著作。尽管了解怎样操作无人机或一艘巡洋舰可以携带什么样的大炮也同样重要，但它们都附属一些更大的问题：军事力量如何能服务于政策，如何又不能服务于政策？

当年，罗斯福面临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而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加复杂。美国面临的四种挑战需要以不同的军事方式加以应对。

这四种挑战分别是：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即使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也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超级大国；一系列更加暴力且在全球扩散的伊斯兰运动；几个拥有核武器或寻求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希望改变现状；一些现实（外太空）和虚拟（网络空间）的无主之地出现，需要某种间接的控制。这些挑战互有交集，相互作用，但从逻辑和实际的角度来看却是独特的。对过于繁忙的美国政治领导人及其军事下属来说，这却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本书写就于一个动荡的时代——经历了美国与一众对手在中东和亚洲旷日持久的战争；国家实力的基本面包括我们国家的和其他国家的似乎正在改变。笔者写作本书时，在美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内部，新孤立主义派别正在崛起，而且已经找到能言善辩的发言人。笔者写作本书时，武装力量的诸多工具，例如，装甲师或轰炸机，也许并不总是最有影响力的军事装备，而其他工具如网络战或空间系统将展现其潜力。

笔者的目的在于，为那些在乎美国全球地位的人提供有关硬实力使用的分析和论述。笔者将严肃分析一些论述，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述暗含的建议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笔者的结论可能与拥有不同信仰和党派背景的人士相左，令那些希望美国做得更少以及为数更少的、希望美国做得更多外国读者感到不安。简而言之，未来美国将需要更多、更好的军事力量。要发展这样充分的军事力量，将比以往更加困难，难度远超罗纳德·里根将国防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从1979年的4.5%提高到1986年的6%。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有一种可能性正在增加，即美国将发现自己在21世纪前几十年里，长期处于不同强度的战争之中。

这是一种预言，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结果。⁴

西奥多·罗斯福热情追求美国力量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自他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拥有全球的权力，也肩负全球的责任，其间并不都是愉快的经历。罗斯福释放出那种激昂的乐观主义——尽管他也担心从财富集中带来的权力到吸收移民等美国社会的顽疾——不再为我们所熟悉。自第26任总统就任以来，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四场中等规模的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采取了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干预行动并有限地使用了武力；对恐怖主义分子实施长期的定点清除行动，其中一个恐怖组织在2001年成功给予美国重创。一个世纪的主导地位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人力方面，美国付出的代价是62.6万人死亡，118万人受伤，物质损失也无法忽略。在罗斯福时期，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约为1%；今天，这个比例至少为3%；在冷战时期，这个比例一度达到10%。由最高统帅领导的军事机构呈数量级增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多。从1908年至今，美国陆军从7.7万人增至47万人；海军从4.2万人增至32.6万人；海军陆战队从9000人增至18.3万人；全新的军种空军崛起，今天该军种拥有31万人。⁵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个问题，美国付出的鲜血和财富是否值得？同时，它还探究了一些有关收缩美国的目标及其背后的军事力量的观点。在这些观点中，有的极其乐观——认为与美国政治家所经常宣称的相比，世界要么变得更友好了，要么变得更自律了，有的则悲观得多——认为即使世界的前景黯淡，美国也无力明智地使用武力。在讨论十五年战争的教训时，本书将进一步

探讨后一种观点。在一些人看来，十五年战争恰恰证明了，美国无力在这个世界上谨慎且有效地使用武力。

本书接下来探讨了美国的实力——美国能借以对国际安全产生影响的人力、技术和经济资源之和。接着，本书分别考察了美国面临的四个主要挑战——中国崛起；与伊斯兰恐怖主义运动的长期斗争；与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敌对国家的较量；无主空间的问题。军事力量是应对这些挑战所必需的（也许是部分）要素。最后一章探讨了美国政府应如何思考和使用武力，即军事力量的软件——战略决策的艺术——和硬件。

本书不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对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回顾塑造了本书的论证；本书不是一部旨在回忆或道歉的著作，尽管本书的作者曾经（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参与政策制定；本书也不是一部有关技术分析的著作，尽管它基于理解军事力量所必不可少的、有关硬件和力量结构的详细信息。本书是对治国之道的一个维度硬实力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与时下流行的研究不同，因为硬实力本身并不是流行的研究方向，而且硬实力的研究者也常常心存疑虑。军事史学家西里尔·福尔斯曾悲叹其职业的窘境。他说，“就像鸟类学家不可能因为对猛禽的行为着迷就用一块块的生肉喂食自己的孩子一样”，研究军事问题也不会催生对暴力的渴望。⁶

那些著书讨论军事力量的用途及其局限性的人，都将面临一个类似的挑战。军事力量最有益的形式就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以至于根本无须使用军事力量。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冲突）不在此列，但冷战时期的核心冲突却是如此。当时，美国的军事力量对苏联以外的所有对手都具有绝对优势——在冷战

的大部分时间里，甚至对苏联也具有绝对优势，这为人类历史进入一段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提供了可能性。

与以往一样，今天军事力量仍是君主或总统的最后手段。那些对在某些情况下提倡使用武力或备战的作者投以怀疑目光的读者，也许应该考察美国第44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执政期间的政策变化。竞选时，他在施政纲领中提出反对伊拉克战争；上任后，他宣布结束阿富汗战争；并接近结束打击“基地”组织的战争。然而，他发现自己无法兑现撤出阿富汗的承诺。执政期间，他还对利比亚不宣而战；向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派出数千名美军；下令轰炸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和发动特种部队突袭；大幅增加刺杀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强度和范围；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经常性部署军用飞机和装甲部队；调集美军的舰船和飞机对抗中国；下令美国海军舰船（也许有人会说，挑衅性地）航行到非常接近中国新建岛屿基地的地区。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也许反映出克利欧（希腊神话中掌管历史的女神）的讽刺感，也许反映出值得深思的必要性。更有可能的是，两者兼而有之。

目 录 | CONTENTS

前 言 “国家责任”	1
第一章 为什么是美国?	1
第二章 十五年战争.....	31
第三章 美国的实力.....	65
第四章 中国.....	101
第五章 伊斯兰激进组织.....	121
第六章 危险的国家.....	147

第七章 无管制真空区和公域·····	175
第八章 硬实力的思维逻辑·····	199
后 记 鹰头·····	229
致 谢·····	233
注 释·····	237

为什么是美国？

为什么？为什么美国人要加入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同盟，并承担（包括使用武力）维持世界秩序的重任？从 20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末，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不仅要在摧毁文明的恐怖中保持沉默，还会使自己的繁荣和自由受到威胁。这是两位罗斯福总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采取干预政策背后的逻辑，也是促使美国人在 1945 年以后接受领导世界重担背后的逻辑，尽管许多美国人很不情愿这样做。

今天，随着我们中间的那些“二战”亲历者逐渐逝去，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再不言而喻。即便是，也需要重新加以审视。而如果要加以审视，那么美国外交政策需要承诺在海外部署和使用武力的信念，就应该反映有生命力的信仰，而不是无生命力的教条。

让我们首先探究，为什么至少有两代美国人都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全球大国；然后思考那些呼吁退出或至少削弱这种角色的讨论；再提出问题：那些反对维持这种角色的观点是什么。

1943 年 9 月 6 日，哈佛大学举行了向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

尔授予荣誉学位的特别会议。他首先在桑德斯剧场发表了演讲，然后在怀德纳图书馆与纪念教堂之间的开放空间，对 6000 名身穿校服的本科生和几乎同样多的市民发表了演讲。哈佛大学校报《哈佛深红报》的记者说，他听到丘吉尔对战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发出了警告。事实上，这位英国首相的演讲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当时，丘吉尔刚从在魁北克召开的一场艰难的会议上回来，会议做出了进攻欧洲的决定。他在演讲中传递了一条简单而紧迫的信息。他一开始就指出，在他的一生中，美国有两次不得不向海外大量派兵。

他说：“有些话毫无意义。‘我们不想这样做，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的祖辈离开欧洲就是为避免这些纷争；我们建立了一个与旧世界完全隔绝的新世界。’这些话毫无意义。”

在丘吉尔看来，为什么美国人肩负海外使命？

他说：“伟大的代价是肩负责任……一个国家如果不涉足文明世界的问题，不对它的苦难感同身受，不被它的事业所激励，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在许多方面都成为文明世界的领导者……”

接着，他转而向观众发出呼吁：“你们不能停下脚步。”

他说：“此刻没有驿站。现在，我们已经抵达征程中一个不能停留的阶段。我们必须继续前进。要么选择无政府主义，要么选择世界秩序。”¹

丘吉尔呼吁美国不仅要参与国际事务，还要承担起制定国际政治规则和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他选择在培养美国领导人最多的大学，不仅对处于中年或老年的美国国会议员，还对数千名身穿校服的年轻人发表演讲，这绝非偶然。丘吉尔向美国年轻人发出呼吁，他知道，尽管领导能力也许可以有多种方式，但军事力量才是最主要的。

美国从未在真正意义上与世界隔离。有一半美国血统的丘吉尔比大多数人更清楚这一点。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法之间的全球大战都以某种方式与美洲殖民地以及早期的美国产生了联系。其中两场战争——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就从那里打响。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在全球使用武力捍卫自身利益。在建国初期，美国就曾两次派舰队前往地中海，惩罚从事海盗活动的北非沿海国家并保护自己的商船。当佩里将军率领舰队分别在1853年和1854年两度敲开日本的大门时，他们这样做是为追求美国的利益。通过门罗主义，美国逐渐将欧洲大国排挤出拉丁美洲，甚至在1895年和1902年的委内瑞拉危机中与英国对抗。当然，美国还使用武力在1846年从墨西哥获得了北美大部分土地，在内战后还威胁使用更多武力将法国的势力逐出墨西哥。19世纪末，美国迫使西班牙放弃了其在加勒比地区和菲律宾的殖民地。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商船遭到了袭

击，但也因为美国认为，欧洲均势的改变将损害其利益。

但所有这些使用武力的情况（1917 年对欧洲冲突的军事干预也许除外）都是为促进狭义的美国利益。1914 年以前，即使是支持美国打造一支足以与英国皇家海军匹敌的海军和一支规模更大的现代化陆军的西奥多·罗斯福，也还没有将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捍卫者。不过，由于担心德国支配欧洲的潜在后果，当时他倾向于早日加入世界大战。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大相径庭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孤立主义，更像是对一场当时在美国历史上代价仅次于内战的战争感到幻灭后，一种希望退出国际强权政治异常的历史“抽搐”。以往的惯例是美国战略性地参与国际事务，但目的是获得有限的利益。但丘吉尔的演讲以及战后初期一系列决策的意义要广泛且深远得多。

美国接受了丘吉尔的挑战。在二战将欧洲和亚洲夷为废墟，共产主义——一种与美国原则相反的意识形态——兴起，美国最强有力的盟友英国走向衰落之后，美国被迫肩负起丘吉尔呼吁美国承担的责任——打造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不仅为捍卫美国的特权和利益，也为维持国际秩序。美国政府并非在二战刚结束就轻易或仓促地做出这一决定。但到朝鲜战争结束时，有一点已经明确：美国仍将是一个全球军事大国，被禁锢在和平时期的各种永久同盟中，利用自身实力维持一种秩序，即美国在十多年国家间战争造成巨大灾难后艰难重建的秩序。即便在越南战争后有所收缩（所谓的“尼克松主义”让美国的盟友承担更多自我防御责任），美国仍维持了其作为捍卫者的角色。事实上，在吉米·卡特任内，美国扩大了对日趋重要的波斯湾的军事承诺。在罗纳德·里根任内，美国更深入地

参与了欧洲安全事务，重建了在越南战争中受到削弱的军事力量，并准备在欧洲部署先进的战区核武器。²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共识仍未改变。美国似乎将永远承诺使用武力来维护和平的世界秩序。1991 年，美国打赢了一场短暂、猛烈且代价低得惊人的战争，对手是曾侵略石油资源丰富的科威特的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战争前，乔治·H·W·布什总统曾提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并以美国的军事力量加以维护。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布什总统更自信地重申了这个想法。

他说：“现在，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新世界进入视野。

在这个世界里，新的世界秩序是非常真实的前景……海湾战争使这个新世界接受了第一次考验。同胞们，我们经受住了这次考验。”³

1998 年，比尔·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说，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1995 年和 1999 年，克林顿政府在巴尔干地区发动了两场短暂且（在美国看来）几乎没有流血的战争，并间歇性地对仍被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残余政权实施惩罚。总而言之，以 20 世纪 80 年代罗纳德·里根总统打造美国军火库甚至更早的例子来衡量，维持世界秩序所需的军事力量并不昂贵，使用军事力量的生命和财产代价有限。例如，1991 年海湾战争的战斗死亡人数不足 150 人，但成效惊人。以充足的硬实力来支持全球警察的角色，似乎是一笔划算的买卖。⁴